

陳錫餘教授紀念座談會

愛敬忠信陳錫餘

(本文插圖刊第3頁)

陳治世。黃毓民。沈旭步。潘煥焜。陳寬強。沈之敬。張治安。李 瞻
 金達凱。賴光臨。鄭炳森。王家儉。陳寶森。彭家發。鄭貞銘
 ——廖煜仁整理

陳治世 (政治大學校長)

陳錫餘先生畢生從事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他擔任過記者、主編，主持過報社，辭世前主持香港珠海大學新聞學系。

陳先生生前非常勤勞，在廣州主持「大光報」期間，日夜不停地奔波；到香港之後，年紀雖然大了，但在教學方面並沒有喪失凌雲壯志。他每次到臺北，都會與國內大眾傳播界人士保持密切的聯繫；並經常邀請政大新聞系教授到珠海大學任教，加強珠海大學新聞系的教學陣容。同時定期派學生到臺灣的廣播電視實習；蒐集國內新聞傳播學術著作，由此可以證明，陳先生年紀雖然大，却老當益壯，令人敬佩。

陳先生對人的體會相當深刻，和朋友相處極為融洽；對世界的認識詳細，正確而深入，是一位愛國的報人；凡事無論大小，都考慮周全，因此不論辦報或從事新聞教育都很成功，是一位典型的儒者。如今，他離開我們了，實在引人無限

的哀思。

黃毓民 (香港珠海大學新聞系講師)

本校新聞系、所主任陳錫餘教授，於本月中旬去逝，使得本校新聞所系員生頓失所依，大家都十分悲痛，「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中外雜誌社」以表彰報人精神，追懷前輩風範為題，邀請陳先生生前的故舊友好舉行座談，對這位畢生貢獻新聞及新聞事業的長者，表示追思之意，本人謹代表本校新聞系所全體員生，對各位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謝意。

陳老師雖然八十四歲了，但他從來不覺得老。他是本校新聞系及新聞研究所的創辦人，也是香港新聞教育的拓荒者。抗戰時期曾擔任國民大學新聞系主任，他從事新聞工作，今年整整六十年，而本校新聞系今年亦創設二十週年。

他一生都在為別人著想，每年學生到臺灣實

習，他都親筆寫了很多信件給國內大眾傳播界的先進，希望他們對珠海學生照顧。他忠於自己的工作，勤勞而負責任，在香港的新聞教育界，陳老師就是一種精神象徵，支持著珠海大學新聞系全體員生。

為了紀念陳老師，我們將設立「陳錫餘教授紀念獎學金」，希望能夠薪盡火傳，並出版「陳錫餘教授紀念文集」，整理陳老師生前的作品，並邀請文教、新聞界的故舊友好，撰寫紀念文章，將陳老師的精神承傳下來。

沈旭步 (中央文工會副主任)

我是在民國廿九年九月參加韶關「大光報」追隨陳錫餘先生，他就像家長一樣，對我們年輕的朋友總是不吝指教。每次編完報紙，陳社長經常會在我們的枕頭邊放一封信，也許是一張紙條，也許對當天報紙的好壞，給我們鼓勵或批評，而且他用的信封，一定是別人寫給他的舊信封，可見他對物質的愛惜。

「大光報」當時都是一些年輕人，大家除了晚上負責編輯的工作外，白天就作報紙的比較，或到資料室找資料自修，因此我們雖然沒有接受正規的新聞教育，但在社長的鼓勵下，大家在新聞實務上却不斷進步。勝利復員之後，廣州很多大報社的總編輯、採訪主任、主筆都是「大光報」訓練出來的，從此也可見陳先生培養新聞人才的貢獻。

「大光報」是陳錫餘先生和陸慧生、黃玉明、曾復明三位先生合資創辦於韶關，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復刊，國父曾為「大光報」題「與國同春」四字；「大光報」較當時「中宣部」辦的「中山日報」更為風行。民國三十三年，由於共軍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在風雨飄搖中，「大光報」將人才、機器分散好幾個地方，共分連縣版、坪石版、東江版、粵東版，陳錫餘先生則坐鎮老隆，將「大光報」的影響力擴展到廣東全省。勝利後，總社自老隆遷回廣州，籌設粵東、粵南、粵北、海南四個分版，一直到民國三十九年海南島淪陷，「大光報」才結束。

陳先生的性子較急，有時為了工作上的要求，還會罵人，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背後就叫他「機關槍」。不過到了老年，脾氣就不再急躁。他待人接物完全本乎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對人和藹。平常他喜歡請朋友吃飯，和朋友聊天，令人感到十分地親切。

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許多機構都疏散到後方，國民大學也在韶關復校，陳先生擔任新聞系系主任，開始從事新聞教育，從三〇年

代一直到七〇年代，陳先生對新聞教育的貢獻比新聞實務的時間還要長。

潘煥昆（中央社社長）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我自政大畢業，到韶關「大光報」實習時認識陳錫餘先生。我在韶關雖然祇有三個月的時間，却對錫餘先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由於中共作亂，我隨中央社自南京到廣州，生活非常艱苦，陳錫餘先生對我非常照顧，安排我在「大光報」負責外電翻譯工作，使我得到一些收入。幾個月後，中央社遷到臺北，我們還是保持聯繫。

陳錫餘先生並沒有很高的學位，可是他治學非常用心，每一回到臺北都會託我蒐集國內外書報刊，任何有實關於新聞傳播方面書籍的地方，他都會親自去購買。從事四十餘年的教育工作，也同時作了四十多年的學問。

陳先生非常善於網羅人才，適才任用，非常關心照顧部屬，認識他的人都非常喜歡和他交往，和他在一起，感到非常溫暖。

在處世方面，我沒看過他發脾氣，對人很和藹，非常重視友情，一旦與他交往，他終身不會忘記，並且經常和朋友保持聯繫。陳先生非常重視國家民族大義，在抗戰時，主持「大光報」為國家宣傳政令，鼓勵民心士氣；在香港主持新聞教育也非常成功，現在香港許多他的學生，都能秉持民族大義為新聞事業奮鬥，是陳錫餘先生對國家及香港新聞事業最大的貢獻。

陳寬強（律師）

我想以三件事表達對這位和藹長者的追思。

一、民國三十六年，開始行憲，陳老伯在我們的鄉下德高望重，地方人士一致推戴他競選國民大會代表，陳老伯却放棄競選機會，充分表現他淡泊名利的胸襟。

二、民國三十七年，很多朋友勸他將「大光報」一個分社的資產遷移到香港，可是他認為報館有安定民心的功能，如果將報館搬走，無異打擊地方上的民心士氣，他不願為了「大光報」的利益，而影響對中共的作戰，他這種不計較個人利害的作法，充分表現公爾忘私的高尚情操。

三、他愛護青年，提拔青年，終身不渝。民國三十五年，鄉下很多年輕人到廣東投考大學，由於戰亂，鄉下民窮財盡，生活非常困苦，陳老伯就在廣州的「西關」租了一棟房子，類似一間會館，免費收容從鄉下來投考大學的年輕學生，並在「大光報」安排若干家境清寒的學生，供他們半工半讀。他對年輕人就是這樣地周到，不斷鼓勵年輕人上進。

沈之敬（立法委員）

我二十歲時和陳錫餘先生第一次見面，就對他誠懇、殷勤地招待，留下深刻的印象。

民國二十八年，「大光報」復刊時，我擔任汕頭特派員，和陳先生成為同事，當時的情況十分艱難，經費、人力皆不足，不過由於陳先生能以誠信待人，網羅當年的飽學專才，羣策羣力地

將報社辦起來。

陳先生不論辦報或後來從事教育工作，都非常成功，這些經歷對有志從事新聞事業的年輕人，就是最好的榜樣。

張治安（政大教授，曾任珠海大學客座教授）

個人在民國七三、七四年間，應聘擔任珠海大學客座教授，對陳錫餘先生有幾點認識：

第一是陳先生寧靜淡泊，不慕榮利，始終堅守在報人的工作崗位上。

第二是敬業樂羣的精神，無畏風雨，陳老先生每天都到學校，他受同學的愛戴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第三是求才若渴的心情，相信應聘到珠海大學的教授都有同感，他總是不斷地為加強新聞系所教授師資而努力。

李 瞻（政大新聞研究所

長）

我是在編輯「中國新聞史」時，看到有關「大光報」各種資料，對陳先生的愛國情操及辦報精神，感到非常欽佩。

陳先生是一位忠貞的報人，也是一位愛國的僑領，他常對我說，珠海大學新聞系就是對付中共和平統戰最有力的力量，因為在新聞事業的校友，始終在反共的最前線堅守崗位。

陳先生也是一位好學、誠懇、負責而愛護學

生的教育家，他生前最關心的就是如何使珠海大學發揚光大。如今他去世了，我們應該把陳先生的報人精神發揚光大，因此我建議：

第一、出版紀念陳先生的專集，使他誠懇、負責、愛國的精神，留傳後世。

第二、設立陳先生紀念獎學金。

第三、支持珠海大學新聞系，完成陳先生未完成的專業。

金達凱（前香港時報副社長）

在我認識陳先生二十多年中，我發現他有幾項優點：

一、為人謙和，不論老幼都可以同他作朋友

二、熱愛國家，有深厚的國家民族觀念，他的去逝，對我們海外的的工作損失很大。

三、愛護學生，珠海大學的學生有很多是從大陸出來的，經濟情況不好，就業的情形也不理想，陳先生在這方面為學生盡不少心力，也因此最受學生愛戴。

賴光臨（政大新聞系主任）

錫餘先生的教育精神，我非常敬佩，他一直希望個人到珠海大學作短期的任教。他在多年的教育過程中，全心全力地照顧學生，他的薪水也經常用來代學生繳費。我相信珠海大學新聞系的學生、校友接受錫餘先生的教澤一定很多，我希望他們能把這一份親身接受錫餘先生教澤的感受及所經歷感人的事蹟發表專文出版專集，使錫餘

先生的風範永留人間，為後人效法。

鄭炳森（影評人老沙）

我二十歲時，從香港逃難廣州灣時，認識陳先生，當時陳先生正準備籌設「大光報」南版，我在此報告陳先生當時的辦報情形。

由於物資缺乏，印刷機器破舊，也沒有電力轉動，陳先生晚上編完報紙，隔天早上監督發行，同時還得輪流使用手搖印刷機印報紙，他主持「大光報」，就是以這種從頭到尾的負責態度，把報紙辦好。民國七十年他還表示想辦報紙，所以當年使用的鉛字，他也一直保存著。

珠海大學是香港新聞教育的先鋒，在師資難求的情況下，陳老師生前的許多好友，都協助他。珠海大學新聞系及新聞研究所就在陳先生艱苦、耐心地建立現在的基礎。

我常說，陳先生有兩吃，一是吃苦，一是吃虧；有三忠，忠於報業，忠於教育，忠於國家。對於後進的晚輩，實在可以做為學習的好榜樣。

王家儉（師大教授，曾任珠海大學客座教授）

海大學客座教授）

我在珠海大學任教時，每次與陳先生碰面，他都很親切地和我打招呼，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忠厚的長者，也是一位謙謙的君子，雖然他做過許多成功的事，但從來沒有一絲驕傲的態度，對人還是非常地謙和。

陳先生的前輩風範，是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堪稱中國儒者的典型。

陳寶森 (中央文物供應社董事長)

陳先生對學生關懷像自己的子弟一樣，記得我在香港時報服務期間，珠海大學學生若沒繳繳學費，陳先生會一再要求我為他們安排在報社工作，幫助他們完成學業。每年暑假珠海大學新聞系應屆畢業生到國內三家電視臺實習，也是陳先生向僑委會及梁校長爭取的機會。

陳先生非常愛惜時間，忙於校務之餘，還為美國僑報蒐集資料、撰寫稿子，在他的一生中，從不浪費任何時間。譬如，香港人有打麻將的習慣，陳先生常說，打麻將浪費時間，後來朋友常開玩笑地以「浪費時間」成為「打麻將」的代名詞。

彭家發 (政大教授，曾任珠海大學教授)

陳師公是位待人很好的長者，我很少看他對人發脾氣，他最痛心的是，自抗戰至今，犧牲多少仁人志士，而中共竊據大陸，國家尚未安定。不過祖國近年來的進步情形，令他非常欣慰。陳師公一生服從三民主義，景仰孫中山先生，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中國能達到強盛的境界。

李漢魂從大陸逃亡香港時，委託陳師公保管五、六十箱書，當時香港的房租雖貴，不過他還是租房子保存這批書，再完整地交還李漢魂，後來，李漢魂把所有的書捐給美國的圖書館，自己

回大陸，陳師公非常不高興，並數度寫信規勸他。之後，李漢魂到香港，陳師公拒絕和他見面，師公的心裡非常難過，因為無論公私他們都會是好朋友，而師公能堅守立場，不為所動。這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情操，就是他一生堅守不渝的原則。

鄭貞銘 (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副理事長)

我對陳錫餘教授的認識與了解，可以說是與新聞教育結緣的；若干年前，他從香港寫信給我，希望我到珠海大學新聞系任教，我個人基於工作的忙碌，一直未能達成他的願望。可是，這些年來，我總是找機會到珠海大學作短期的講學，陳教授每次到臺北，我們都會聚會。以我個人對他的了解，可以用四個字來涵蓋陳教授處世接物的精神。

第一是「愛」，陳錫餘教授愛學生、愛工作、愛國家、愛生活、愛人類，由於這種愛的思想和愛的精神，因此，他一生都在替別人著想，這種古道熱腸的心情，完全是以愛為出發點。

第二是「敬」，由於對新聞工作懷有崇高的敬業精神，自然就會隨時代求進步。他經常到臺北買很多新聞傳播方面的書，雖然他年紀大了，但是對新的知識仍不斷地追求。縱使同樣的課程，他也會看很多的書，這種求進步的精神，可以說完全是對事業的「敬」作出發點。

第三是「忠」，即忠於國家，他對國家的前

途充滿信心；在海外，永遠是一位鬥士，他常跟我討論到在香港的中共鬥爭以及珠海大學在香港扮演的角色等。對國事、天下事心心懸念，充滿愛國、忠心耿耿的思想。

第四是「信」，對朋友完全地信任，任何一件小事，祇要有承諾，他永遠記得，並且為你辦好，這就是信。由於這種信任的心，對朋友信任，有信心，所以才能贏得別人對他的信賴。由於陳教授「愛、敬、忠、信」的思想，對學生，對朋友，對國家，更得到珠海大學梁校長完全的尊敬與信賴。我想「愛、敬、忠、信」四字，不僅是陳錫餘教授的立身處世原則，也給我個人很大的啟示。在珠海大學成立新聞研究所的過程中，我曾盡了一份力量，今後珠海大學發展的前程，個人更希望大家共同來協助珠海大學。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
一·五三六四二〇六，即可收到書刊。